

無垢舞團驚艷全場 「遊藝亞洲」藝術節十月揭幕

記者會的半圓形小舞台前方，一圈黑色的圓亮小卵石靜靜地躺着，被其包圍着的鉢中盛滿清水，漂浮在上面的綠色植物散發出淡淡的清香。舞蹈家林麗珍盤膝而坐，敲打手鼓，呢喃而歌，場外的一位年輕女孩一襲黑衣，用清脆的鈴聲相和。台兩側，一男一女兩位舞者登場，男的渾身塗得黝黑，帶着狀似原始部族般的羽毛頭飾，而女的全身塗得雪白，頭上的裝飾如同傘般散開的黑色百褶裙。

兩人重心低沉，極慢地移動腳步與身體，在舞台中間短暫地相會後，又交錯退場。整個過程始終緩慢而無言，卻有攝人的神秘魄力。兩位舞者面孔平靜，看不出一絲情緒的張揚，卻不約而同淚流滿面，悲傷莫名，似乎台上那短短幾分鐘的相遇，已是他們拚盡一生的邂逅。

林麗珍說，美到極致就是痛。台灣無垢舞團的這段示範盡得此神髓。整段演出所截取自的舞劇《觀》，正是將於十月登場的「世界文化藝術節2011——遊藝亞洲」的重磅節目之一。



康文署每兩年都會主辦一次「世界文化藝術節」，與兩年一度的新視野藝術節交錯進行。過去的三屆分別以拉丁美洲、地中海，以及絲綢之路為主題，今年回到香港的大本營，帶來來自亞洲10個國家，共20個演藝節目，其中的重頭戲之一是邀得已然蜚聲國際的台灣無垢舞團首次訪港。

創作如流水

無垢舞團由舞蹈家林麗珍於1995年創立，「無垢」二字來自於日本傳統中一種純白色的高貴絲品「白無垢」，正象徵著舞團純淨極致的藝術追求。林麗珍被譽為「台灣舞蹈界編舞奇才」，2002年時，更被歐洲文化藝術電視台ARTE選為世界八大編舞之一。成立無垢舞團之前，林麗珍曾多年致力於台灣民俗的田野研究，這也是為甚麼在她的作品中，傳統的祭祀、傳說、人與自然的相生相滅是恆常出現的主題。

林麗珍對記者說，創作就像流水，讓水量慢慢聚集，它自然就會溢出來。創立無垢近15年的時間中，她只潛心創作了三部大型作品——1955年的《醜》，2000年的《花神祭》與2009年的《觀》，並稱「天、地、人三部曲」。「我把生命當成風景，劇場是風景，人也是風景。每個人都有生命最重要的風景，把它在最適合的時候表達出來，這風景不過是在和人溝通，和萬物溝通。」

神話與自然

三部曲中，《醜》從「中元普度」儀式入手，是一首關於台灣先民的靈魂詩歌；《花神祭》則用四季交替、萬物枯榮來隱喻輪迴往復的時間，與人的悲癡愛慾。《觀》同樣有著儀式般的步伐與舞台景觀，但將焦點回到人本身，透過一則鷹族的神話來說說人與自我，與自然之間的關照與自省。

「在觀的舞台上，有一條清澈的河流，兩座高的山峰，有一個鷹的族群，裡面有一對兄弟，他們生在世世住在那裡。兄弟發了誓，生生世世要照顧這條河流，神鳥就代表這條河流的靈魂，潔淨而沒有雜質。但是最後因為慾望，他們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林麗珍說，整個舞團其實是回過頭來看自然與環境。「老鷹在台灣具有代表性，牠是猛禽，還是一直在撿拾垃圾的鳥類，是重要的自然循環中的一鏈。台灣有很多關於老鷹的神話，鷹有種神秘感，在我們心中也有想像的空間。『觀』講內觀，不內觀，就看不清楚外面。慾望在我們的生命中一直跑，我們背着慾望一直走，到底我們剩下甚麼？陽光沒有了，水沒有了，我們還有甚麼？」

《觀》將在香港的葵青劇院上演，林麗珍說，最喜歡這個舞台的深邃感。「葵青劇院有很深的舞台，很遙遠，好像在宇宙間的感覺。（舞台上

的意象）有層層的山峰，生命跟著流水一直在走。不會有人被擠壓的感覺，很深遠，很開闊。台灣我們演的時候是在「國家劇院」，34米的舞台，葵青也是。而且我最喜歡葵青劇院中前面的觀眾沒有那麼多人，大家可以看到很細緻的東西——聲音的感覺、肢體的感覺，最美的不是一個肢體外在形式的活動，而是裡面的呼吸的運作，身體運轉的感覺。一個人最迷人的，是心裡內在的感覺所散發出來的那種氛圍。」

生活就是修行

看無垢舞團的作品，觀眾好像也會不自覺地靜下來，要進入那個幽微內斂的世界，自己的心也要放得很緩很緩才行。「無垢」的身體，要的是「定、靜、鬆、沉、緩、勁」，只有定下來，才能靜，身體自然鬆下來，才能在方寸間沉而緩地隨心而動，而也只有緩下來，才能覺察無限細微的瞬間，發現的東西更仔細了，力量自然就出來了。

「無垢」的舞者自有一套訓練與修行的方法，林麗珍說，在「無垢」，身體與生活要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對待生活的態度。剛入團的舞者，往往自愛自己的身體條件與技巧，她卻要他們學會「走路走到沒有人注意你」，學會隨時隨地都能沉靜下來——「如果你連自己的方寸之地都掌握不了，還談甚麼外面？」

《觀》
時間：11月4日、5日 晚上8點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舞者在生活中也會碰到困難——這是一個舞者要做的事情嗎，那麼卑微。不做誰來做？我會問，你不做那來做。他們看我做了，自然就來做。生活中的事情是沒有貴賤之分的，只有一個態度。我的態度非常認真，就算洗馬桶都要很乾淨，在這種狀態中，看到有人幫你做，會心存感激。團裡這些條件非常好的舞者，他們做什麼事情都是一起配合，那種配合產生出非常濃厚的情感，如同兄妹之情。這個才是我認得很重要的，而不是今天你的舞跳得很棒。當你解決了這個問題，你的身體就會解決，因為你和你的身體不是用強迫的，而是無時無刻不在溝通。」

舞台上，舞者往往痛哭流涕，甚至眼淚鼻涕一起流，林麗珍說，因為他們盡了全力，進到了角色中，也因為真心不二，美感就釋放了出來，這一切都一定要從自己的內觀開始。「舞者要很誠實，每踏出一步都要很緊實，就像農夫在耕地一樣。『無垢』不是要表演，當你真心專心到一定程度時候，不想表演它都會成為一種表演，因為你的力量會很大。」

「遊藝亞洲」 編輯首選

《紅色娘子軍》「紅」到香港

看慣了西方芭蕾舞經典的香港觀眾，十月有機會體驗一次中國特色的「紅色芭蕾舞」。這部文革八個樣板戲之一的紅色經典，把芭蕾舞移植到了轟轟烈烈的中國民族革命中。嬌俏的芭蕾舞女不再是輕盈柔美的公主，而是姿姿凌厲、身手矯健的巾幗英雄。劇情所描繪的歷史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只能在激昂的音樂中，重溫一次集體回憶中的紅色時代。
時間：10月21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艾甘·漢的《源》

舞蹈金童艾甘·漢 (Akram Khan) 又來了！這位獲獎無數的孟加拉裔英國舞蹈家，將在這個新作中追溯自己的文化根脈，探索人面對大自然力量的脆弱，歌頌蘊藏在日常勞動、民間故事，以及求變求存之中的生命力與無畏韌性。
時間：11月18日、19日 晚上8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林英哲的太鼓傳奇

日本國寶級演奏家林英哲出生於日本廣島，是世界知名的「佐渡·鬼太鼓座」和「鼓童」創辦者及主要演奏者之一，他獨創的「大太鼓」比其傳統的大鼓演奏更懾人心神。1984年，他與美國交響樂團合作，首次登上紐約卡奈基音樂廳的舞台，之後他用太鼓征服世界，足跡遍佈五大洲，跟無數世界頂尖樂團合作。「鼓聲必須有深度，要讓聽者有一種回歸遙遠過去的蒼茫之感。我致力追求的就是敲擊出一種既宏大又靜謐的天籟之音。」林英哲如是說。
時間：10月28日、29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黃詠詩的《寒武紀與威士忌》

《寒武紀與威士忌》的前身是令人笑中帶淚的《娛樂大坑之大娛樂坑》。剛憑借《香港式離婚》獲得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編劇的黃詠詩，把自己的舊作重新編排，加入新角色與新角度，與實力派演員李鎮洲、黃呈欣一起講述一個關於香港的青春故事。阿詩招牌的「爛gag」引爆連串笑彈，背後卻是一貫濃烈而無助的孤寂。
時間：11月11日至12日 晚上8時
11月13日 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趣致的水上木偶劇團

來自越南河內的升龍水上木偶劇團成立於1969年，是當地最著名的劇團之一，曾獲邀到世界各地演出。在08及10年兩屆河內國際木偶節中分別獲得銀獎及金獎榮譽。這次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大樓前，將特別搭建一個大水池，技藝高超的藝人站在水中操縱木偶，在歌手樂師現場伴奏下，把耕田、鬥牛、捉蛙、嬉水等場景生動呈現，是全家大小不可錯過的有趣體驗。
時間：11月2日至4日 晚上8時15分
11月5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C



「世界文化藝術節2011——遊藝亞洲」網站：
<http://www.worldfestival.gov.hk/b5/prog/index.html>

藝術與社群

筆者80年代末在英國留學時，對藝術於社會的意義等問題有很大的興趣，因此那時所選擇的論文亦以藝術家的社會責任為題。畢業後回港也在社區中心的外展服務部進行了「藝術在社區」的計劃；在加拿大居住時，也分別在學校、宗教場所、社區中心等做了不同的藝術計劃。之後回到香港，由於從事教育工作，及覺得還需要思考更多有關平等和獨立個體的事情，所以也沒有繼續下去。不過，香港發展藝術在社群的工作並沒有停止，例如「藝術在醫院」、「全人藝動」及以社區藝術/共融/認識社區為目的/口號的大小工作，使藝術的活動在社區中活躍起來。

綜觀這些工作，大多本著藝術可以如何進入社群、而藝術家可以如何為社區人士服務的良好心態，讓藝術在普及的層面發揮一定的意義；有些會稍為強調社區藝術的藝術性，用以比較出高級藝術有所缺乏之處。筆者同意所謂高級藝術的限制，特別是有關口味、階級、文化差異和壟斷/強勢和權力的問題，使普通的市民被排擠於藝術的欣賞和發表的渠道外。然而，也不能隨意歸類社區藝術，使之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其危險在於容易使真正有創意的人輕易被歸於在固定的模式內，扼殺其獨

立的藝術追求。面對社會對藝術的認識增加、及對社區發展的關注，社群藝術活動仍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和形式。被人稱為「梁大媽」或「婆婆」的梁以瑚是「全人藝動」的創始人。由早期「藝術在醫院」工作到現在的「全人藝動」，梁以瑚的藝術社區計劃由社區關懷、進展至兼顧藝術的社區意義等問題。梁氏早期的藝術社區工作，以鼓勵社區人士以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工作。這類工作或多或少包含有社工及輔導的意味，更深一點是接近藝術治療的情況。筆者曾經跟梁以瑚到過澳洲探訪一些原居民，並進行了一些藝術活動。梁氏的處理手法很成熟、自然、對參與者關心之餘又對其反應相當敏感、能有彈性地改變活動的內容。期望她可以把這些工作更具體和專業化地傳授於下一代。

近期，「全人藝動」多次走訪中國，特別是關心四川地震兒童的心理需要。記得2010年4月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出的《藝動青川——四川地震兩周年藝術愛心大移動》，就曾讓筆者看到有另一種的藝術社區計劃發



■ 麥兆豐作品。

展。計劃除了接觸當地青少年，舉行各種互動活動；也同時讓參與的藝術工作者發展其創作，兩者的作品同時展出。

其中藝術家魏貝妮的作品，特別是錄像部分，使人感動。錄像記錄她洗刷由四川地震區拾來的石頭，洗刷的聲音和我們記憶猶新的地震片段結合起來，憐憫的心情隨之湧起；另部分將石頭裝置，疊起的石頭，象徵美好的將來。作品是在四川跟當地人士一起做的，她用了近似宗教儀式的做法，由重拾痛苦到祝福，期望人的自我重塑。她這樣描述自己的作品：

『『淨身』，洗淨石頭上的鮮血給石頭下的人一個潔淨的地方洗淨石頭裡的悲憤讓抓緊石頭的人可鬆開雙手，平安的步遠』
『瑪尼堆』
地上的人拾起石頭，寫下祝福，為地下的每一個他送上最後的說話。然後，繼續旅途去。

（註：瑪尼堆，藏語稱『朵幫』，是疊起來的石頭的意思。原本只是路人疊起的路標，其後，人們將希望、祝福及情感都刻在石頭上，以祈求旅途上平安，甚至作祭祀和參拜。）

另一位藝術家麥兆豐也在當地記錄了當時居民的活動和生活形態，其中一輯也讓筆者感到很有意義。相片是居民的家庭合照。對這類型照片，香港觀眾應該不會感到陌生。然而，麥氏照片中各人的笑容和照片的構圖方式，正反映着被拍攝者與拍攝者的互相信任關係、和照片作為一種相互之間的紀念；而且在展場中，照片沒有刻意以大型展示方式展出，只是跟藝術家的所有照片一起放置，照片中人沒有成為被剝削的一方。

藝術社區計劃除了讓服務對象分享到藝術的精彩外；參與的藝術家其實也得益不少，最少其作品的內容會更加結實和更能感動人。梁以瑚的社區藝術發展能敏感地考慮到藝術家和受眾兩者的關係、和彼此之間參與計劃的意義。

註：想了解更多關於「全人藝動」的工作，可參閱：
<http://www.art-for-all.org/>

文、圖：鄧凝姿（視覺藝術家，近來喜歡用文字思考香港藝術問題）